

泰国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对比分析——以宋卡王子大学附属中学为例

吴思莹

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孔子学院

DOI:10.32629/er.v3i6.2825

[摘要]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泰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书写特征存在的差异。对泰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的差异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从接触频率、拆分部件能力、畏难情绪三个维度,找出泰国华裔学生汉字学习的优势,并尝试将这些优势合理运用到对外汉字教学中,对泰国汉字教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华裔非华裔; 汉字书写

引言

自对外汉语教学开始,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并处于发展状态。泰国学生对汉字的书写规律和汉字形体结构没有正确的认知,他们在感知汉字时本能地以对泰文字的认知为基础,而泰文字属于拼音文字,字母书写十分简单,与汉字相差甚远,无论是字形结构,还是书写顺序,都没有可借鉴之处(李闻梅2013)^[1]。泰国不少汉语教师长期以来都是将汉字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从属,在教学环节中所占比重很小(吴水发2016)^[2]。

泰国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在汉字学习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曹丹莹2016)^[3]。基于前人研究基础,笔者以公立学校宋卡王子大学附属中学为例,找出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点,将一些可操练的元素,运用在对外汉字教学中。

1 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差异调查

1.1 发现问题

本人从实践教学发现问题,该校初中二年级学生有约50%为华裔学生,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尤其在汉字书写方面,这种优势更加突出。

学生的作业是反映学生学习效果的最直接、最有价值的资料。本文所搜集的偏误预料来自初级泰国学生从2017年10月1日到2017年12月1日的听写作业,累计13200个汉字。在提取偏误的汉字时,笔者采用拍照的方式,然后再按照偏误类型进行整理和归类。发现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偏误类型的差异有以下几种:

1.1.1 镜像错位的差异

此类偏误的字有“庆”“号”“母”“亲”“乐”“好”,镜像错位偏误人数统计中,华裔学生占比5%,非华裔占比20%。

1.1.2 笔画组合偏误的差异

学生的基本笔画的偏误主要体现在,例如:将“猜”字的偏旁写为提手旁,“母亲、童、祝”的“丶”写成短横。“母亲、童、祝”的“丶”的偏误。学生的组合笔画的偏误表现为:(1)将组合笔画拆分为基本笔画,例如:“号、第”竖折折钩被拆写,“童”字被拆写为“立、田、土”;(2)将基本笔画组合成错误的笔画,例如:“国”字方框一笔成形,“祝”字丨、连写为一笔等。笔画组合偏误华裔学生占比5%,非华裔学生占比37.4%,总体来看华裔学生出错的次数较非华裔的少。

1.1.3 笔画关系偏误的差异

非华裔对相接的笔画出现较多的偏误,横竖的相接会出现较明显的相交部分。比如“国”字,方框四角会不同程度外延,类似情况还有“母”字。

华裔学生没有这类问题。

1.1.4 合体字拆分偏误的差异

学生听写使用的是无拼音格无田字方格纸,听写中出现将1个合体字分写在两个方格里的现象,其中3%为华裔背景学生,42%为非华裔背景学生。

1.2 提出假设

根据对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偏误类型的整理和归类,关于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差异,提出以下三个假设:(1)假设“华裔”学生较“非华裔”学生更多接触汉字;(2)假设“华裔”学生较“非华裔”学生更易拆分汉字部件;(3)假设“华裔”学生较“非华裔”学生更少对汉字的畏难情绪。

1.3 验证假设

1.3.1 问卷设计

本文设计的问卷调查旨在找出,并分析出差异存在的原因。该问卷共27题,题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该问卷调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汉字敏感度的差异;(2)对汉字的认识(笔画、结构)差异;(3)对汉字畏难情绪的差异。由于初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水平有限,该问卷已翻译成泰语,并允许学生对看不懂的题目进行现场提问。

1.3.2 调查对象的选取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人以宋卡王子大学附属中学三个常规班为调查对象,共计110人,发出问卷110份,收回有效问卷110份。经问卷调查,110人中48人是华裔,62人为非华裔,录入电脑后随机删除7份非华裔学生问卷,最终参与结果分析的问卷调查为:华裔学生48份,非华裔48份。他们均具有初级以上汉语水平,学习汉语时间不完全相同。

2 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差异分析

2.1 汉字敏感度差异分析

华裔和非华裔学生对汉字的最初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由汉字本身决定的。但华裔学生受到家庭的影响,在他们的记忆中有观看家庭成员书写汉字的经历,这对后来他们对汉字的学习提供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华裔学生对汉字的敏感程度高于非华裔学生,这对华裔学生书写汉字有着积极促进的影响。

2.2 对汉字的认识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汉字的结构意识和笔顺意识,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的差别不大,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学生都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可以分辨出它们结构的不同。但对于简单表意偏旁华裔学生的分辨力高于非华裔学生。

2.3 对待汉字的态度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 学生在使用社交网络和中国人聊天时, 对键入语言的倾向。结果表明, 接近半数的学生(华裔和非华裔)都对拼音有较强的依赖心理。对于已经学过汉语的泰国学生, 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 都对汉字有一定的回避情绪, 无较大差异。

2.4 得出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的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越高, 越有利于汉字的学习; 第二, 学生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越弱, 越有助于汉字的学习; 第三, 学生对汉字的拆分能力越强, 汉字学习效率越高。

3 调查结果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 笔者整理出对汉字教学的启示如下:

3.1 培养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

华裔和非华裔学生对汉字敏感度的差别主要来自家庭环境因素, 这种因素是潜在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作为辅助教学手段, 培养学生对汉字的敏感度。比如, 丰富家庭作业的形式, 找出今天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汉字并标注拼音和意义。此类教学手段可起到辅助作用。

3.2 弱化学生对汉字的畏难情绪

3.2.1 设计汉字听写梯度评分标准

洛克定律指出: 当目标既是未来指向的, 又是富有挑战性的时候, 它便是最有效的。基于“跳一跳, 够得着”的理论基础, 设计汉字听写梯度评分标准, 比如, 在听写生词“快乐”时:

	泰语(1分)	拼音(2分)	汉字(3分)	得分
学生A	ความสุข (√)	kuai11le(×)	快牛(×)	1分
学生B	ความสุข (√)	kuài1lè(√)	快牛(×)	2分
学生C	ความสุข (√)	kuài1lè(√)	快乐(√)	3分
学生D	无	无	快乐(√)	3分

教师在批阅时选择最优答案给分, 避免学生零得分打击学生积极性。学生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 更愿意书写汉字。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Albert Bandura)指出自我效能感越高, 教师和学生设定的目标就越高, 他们致力于这些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强。学生从“无从下手”到尝试书写, 实现了自我效能感, 从而增强了学习动机。

3.2.2 鼓励学生的汉字进行书写表达

教师的纠错行为会引发学生对写作的畏惧感, 挫伤其学习汉字的积极性(董蓓菲2006)^[4]。因此, 在汉字教学中教师应以鼓励和容忍为主, 鼓励学生写汉语日记, 不会写的生词可用图画的方式表达。教师可通过类似的教学手段, 弱化学生的畏难情绪。

3.3 提高学生的拆字能力

3.3.1 笔画教学方面

箭头标注书写方向解决镜像错位。汉字教学在遵循汉字几何性质的基础上加强字形的书写训练是汉字教学中的首要任务(施正宇1998)^[5], 镜像错位出现的笔画都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如“丶”的方向、“勾”的方向、“撇捺”的方向。泰语的书写也是具有一定方向性的, 泰国幼儿在学习写泰字时, 也是通过箭头标注方向的形式进行学习。先以泰文书写方向特点为例, 再采用箭头标注书写方向引导学生书写汉字。

类比数笔画解决笔画组合偏误。在教学中可以通过类比数笔画解决笔

画组合的偏误, 帮助学生记忆。

端点标注解决笔画关系偏误。“连点成线”早先是人们对天上星星的想象, 每一个星座都是依照连接若干个星星而形成的图形所想象出来的。这一方法较多用于学前儿童的绘画学习。在汉字教学中, 引导学生观察笔画间的位置关系, 确定笔画的起点和终点, 并连点成线。该方法可有效地解决学生汉字书写中的笔画关系偏误。

3.3.2 部件教学方面

类比泰字结构掌握汉字结构。建立泰国学生的汉字结构意识, 把汉字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件, 化繁为简。泰语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 在这三种元素排列的时候, 它们的排列和汉字有相似处, 即“平面排列”, 例如: ก (一个部分) 对应汉字的独体字; กข (左右两个部分) 对应汉字的左右结构; กขค (上下两个部分) 对应汉字的上下结构; กขคด (左中右三个部分) 对应汉字的左中右结构。

抄写合体字训练拆字能力。汉字字的字形信息先激活, 接着是字义信息的激活, 最后是语音信息的激活(陈宝国、彭聃龄2001)^[6]。设计限时抄写合体字的课堂游戏, 学生可以在短时内拆分复杂合体字并抄写, 对学生建立自信心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心理上有利于课文生词的书写训练。

观察记忆法代替机械抄写记忆法。“回忆默写法”利用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和部件熟悉性的判别分析, 使学习者对看到的汉字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认识(柳燕梅, 江新, 2003)^[7]。本人拟将“回忆默写法”改名为“观察记忆法”, 突出学生观察分析汉字的过程。在课堂上通过多媒体设备发出指令: “观察→回忆→书写→再观察→再书写→再观察”, 引导学生自我监控, 记忆汉字。

参考文献

- [1]李闻梅. 泰国初级汉语教材汉字编排策略优化建议[J]. 学术界, 2013(S1):196-198.
- [2]吴水发. 泰国小学低段学生汉字教学策略研究[J]. 亚太教育, 2016(28):18-19.
- [3]曹丹莹. 初级阶段泰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汉字偏误对比分析及教学设计[D]. 扬州大学, 2016.
- [4]董蓓菲. 澳大利亚中学母语教科书评介[J]. 语文建设, 2006(10):43-46.
- [5]施正宇. 现代汉字的几何性质及其在汉字教学中的意义[J]. 语言文字应用, 1998(04):62-68.
- [6]陈宝国, 彭聃龄. 汉语双字多义词的识别优势效应[J]. 心理学报, 2001(04):300-304.
- [7]柳燕梅, 江新. 欧美学生汉字学习方法的实验研究——回忆默写法与重复抄写法的比较[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01):59-67.

作者简介:

吴思莹(1992—), 女, 汉族, 河南省南阳人, 助教(中教二级), 硕士, 研究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